



天眼昭昭

◆文：阿展媽媽
圖：敏怡

科技的發達，網路的進步，令很多不可思議與詭異神祕的事情，迅速地彰顯出來。科學家發明了「天眼」，無疑是一項偉大先進成就。祇要有它在，任何細微的行為動靜、作奸犯科，無所遁形，更會一一顯露人前。小至家傭趁僱主不在時虐待少主、偷竊家內物品，都

給僱主察覺；大至行走的江湖大盜和街頭警民衝突等等危險行為動作，紛紛一目了然，難逃「天眼」攝錄。近日城中熱話，是一位民主黨成員，報稱在油麻地的街頭，遭兩名操普通話口音的人擄走、禁錮和虐打。事件立即變得政治敏感了，真實情況究竟如何？為什麼惹得公眾恐慌？跟「跨境執法」有

關嗎？事件令全港市民深受影響，社會陷入疑惑重重，人心不安。及後，警方根據「天眼」提供片段，又發展出另一故事。執筆之時，事情發展仍未定奪，惟仍要多得「天眼」，讓大家看到不一樣的視點，事情可以有其他可能。惟「天眼」



終歸是死物，亦有盲點。我寄望，是真正的「天眼」顯靈，告訴我們「人在做，天在看」！



◆鄧駿暉

乍看標題，你可能已經在暗罵我，男人怎可以這麼隨便哭起來？大男人嘛，總要有點威嚴，捱點苦，吃點虧算甚麼，辛酸就往肚子吞嘛，何需哭濕眼眶？執筆前的一晚，我因一些事情被掀動了情緒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一直淚流不止，受到的委屈一直於心中翻滾，當我踏入寓所大廈的電梯，

男兒有淚盡情彈

我就忍不住放聲大哭，在那個小小的空間盡情狂哭，再帶着一雙淚眼入屋，再衝到浴室繼續……我自小就是「喊包」，很容易哭，很少掩飾自己的情緒，不論是遇上委屈，還是看了感人的電影，我都會像黃河缺堤一樣哭過不停。身邊的成人說我「無用」，當時的我不懂反駁，只記住原來哭是壞事。人漸漸成長，哭的機會也少了，但情緒依

舊常常被觸動，只是因為有了社會的某些無形規範束縛，眼淚都只能在眼眶滾動，不敢輕易掉下來。再過了一些日子，我這個「喊包」也逐漸遺忘該怎樣哭了。可幸的是，近年我又重拾「哭」這個嗜好，當然我並非像嬰兒般常常大哭大鬧，而是當我的情緒被觸動時，我就會讓自己痛痛快快地哭一場，宣洩不快，讓自己重新輸入能量，面對之

後的挑戰。你或者認為我太懦弱，但近年科學研究顯示，男士哭泣有助保持身體健康。傳統以來，男性在職場力求上進，希望名成利就，在家要負起一家之主的角色，擔子一點都不輕，專家認為哭泣減少男士「收收埋埋」而令壓力積聚體內，久而久之會影響心理健康，長遠會導致抑鬱、失眠等情況，而一旦積壓的情緒到達「臨界點」，更可能像山

洪暴發般一發不可收拾，帶來的後果可能更為嚴重。除了有助男士紓解情緒，哭泣亦有助我們與身邊人建立人際網絡，試想想如果你見到相識的朋友心情不好，你也會主動上前安慰一下吧！如果對方哭了起來，就代表事情嚴重了！所以，哭泣也是我們向外求助的訊號，讓我們跟社會產生連結，從而找到解決困難的方法，到最後亦是減輕壓力的良方！

巴打們，下次再想哭的時候，一於盡情狂哭吧！

上個月一連打兩個風，香港和澳門都被吹到一團糟。從電視看到近海地方一個個洩湧的大浪，和一座座大廈沒收好的抹窗吊橋被狂風吹得空中亂舞，撞毀了大廈的窗戶及外牆，真是看得驚心動魄，膽戰心驚。



◆王浩鈞

再看澳門一幕幕的重災景況，救援人員和災民的一臉惶恐，更是使人醒覺，即使我們每



日在廿一世紀的大都會中，四周都是文明科技的產品，高聳的摩天大樓，整個石屎森林給人一種絕對安全的牢固感，原來一切都只是一種錯覺。我們其實和遠古的原始人分別不大，當大自然平平靜靜時，我們彷彿個個安居樂業，以為我們掌控了一切，要光就有了光，我們腦中的幻想。

由香港校友會理事們合力完成了這件重要工程：連續十天時間，連續六項活動，包括聚八百多校友，六十八席的晚宴，並把這連串活動的照片、影片，集中編輯起來，製成光碟，留為紀念，把人數創高峰的盛會，盛筵，

我中學校友會，每年春節都有聚會，校友可携眷參加，而世界校友親親大會則五年一次，去年剛完成的是第四屆。

美、醇、笑、樂的光影保存下來。美、加、澳、紐、台的校友，聚會後都各自回家，卻有香港校友寫下《賀聖朝》暮春的感受來比擬這次活動。

滿樹綠醞留君住，莫匆匆歸去。三分春色二分愁，更一分風雨。花開花謝，都來幾許？且高歌休訴。不知來歲牡丹時，再相逢何處？

我們同屆的老同學，也有一個群組聯繫着，互通音問、茶聚

我們同屆的老同學，也有一個群組聯繫着，互通音問、茶聚